



让您迷醉的香艳小说
(香港)岑凯伦 著



蛮荒恋

珍藏本



蛮 荒 恋

岑 凯 伦 著

西 安 出 版 社

(陕)新登字 015 号

责任编辑:王莹

封面设计:芳蕾

蛮荒恋

(香港)岑凯伦 著

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东药王洞 3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85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 1 日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94—030—4/I·9

定价: 4.95 元

内 容 提 要

爱情有时如一道彩虹，七彩缤纷，璀璨夺目，虽然美丽，只可短时拥有，却永远无法去接触，更无法去触摸，菊菊由香港飞往沙漠之城内卢比观察同学莎莉早婚是否幸福，在莎莉家遇见英俊厨师马文伟，两人在沙漠之旅野生动物园的两天半时间里生情并相恋，当菊菊飞回香港，马文伟追随菊菊到香港，并希望与她结成眷属，却发现自己痴心等待的情人已为人妻……该书描写的是一段离奇而纯洁的蛮荒之恋，阐述了当爱情来的时候，不能阻止，当爱情该去的时候，就不该挽留。

菊菊坐在头等机舱内，听耳筒内的音乐。

经过长航的飞行，任由头等机舱多舒适，任由空中小姐招待得多殷勤，菊菊是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了。

自己是怎么搞到要去内卢比去的？

旅程这么远，路线又如此僻，怎会坐上飞机的呢？直到此刻，她都有点莫名其妙。

相信是为了倔强。

自从米莎莉嫁到内卢比，她就一直嚷着要到非洲去。

米莎莉是她自小的同学，念书的时候，还一起寄宿在同一间房间内。

莎莉一向跟她情同姊妹。

突然之间，莎莉说要嫁到内卢比，当时菊菊以为她在吓唬人，又如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她怎么都不相信。

谁知道莎莉真的走了，嫁了。

这几年，明信片一封封寄来，有非洲的裸体土人，有狮子大象，有森林河流。信中莎莉的叙述，仿似那儿是天堂。

菊菊总是嚷着要去。

每嚷一嚷，举家震动。

妈说：“你开玩笑，这地方不能去。”

爸说：“莎莉自然说得好，是信上说啊，也许她天天在那

边以泪洗脸哩。”

菊菊的男友马加利格格地笑：“你到非洲去做什么啊？不能晒，不能跑，到了那边，去喂狮子倒差不多。”

她深感侮辱，决心誓要令人震惊一番。

跟莎莉暗中联络好一切，订了机票，选了日子，她这才宣布。

当晚爸、妈和加利都在一起吃晚饭，她说：“我星期天动身，去旅行。”

整张桌子的人静默，个个面面相觑。

她又说：“到内卢比去”

顿时，令到晚餐桌上震动起来，有如七级大地震。

“这……这内卢比是在非洲啊，是不是？”母亲首先苦叫。

“对。”

“你又胡说八道。”爸责备。

“航机也定了，票也到手了。”她回答。

加利深带怀疑，看看她，以为她又在信口雌黄。

“怎么去？”他故意问：“什么航空公司？”

“坐美航，经印度孟买，住一晚，第二天转往肯雅的机，再坐五个半小时……就到。”菊菊一口气申报。

加利这才惊骇住了。

“你真的去？”他瞪大双眼。

“星期天嘛，你可以来送机。”菊菊说。

“是莎莉叫你去，是莎莉怂恿你去，是她搞的鬼！”母亲直叫起来：“你一个人绝不会敢到那边去，是她！是她！”

“是我自己的主张，我要去看她，她结婚时我就该去，当时因为你们，没有去……”

“那儿有黄热病啊！”父亲说。

“十天前已打过针了。”

“你十天前已打过针，一直不说？直到今天才说？”母亲尖叫：“今天礼拜几了啊？我的天！”

“我故意不说，”菊菊笑：“特意留到最后几天，这才吓你们，要你们吃惊。”

“你吓不死我，小心自己在那边病死。”加利摇摇头。

“病死也要去，没有人能阻我。”

“那儿的蚊子，会传染疟疾。”父亲加上一句。

“疟疾小事，”加利说：“没听说么，那边，爱滋，最厉害，被蚊子咬一口，就会染到爱滋病。”

“好毒的口！”菊菊瞪加利一眼：“你的嘴，比染‘爱滋’的蚊子更毒。”

她是去定了。

当人人阻止，恐吓她时，她更决定非去不可。

结果，众人前去送机，直送到闸口。

加利到了此时，嘴巴就不再毒了，趁人不备，把一个小胶袋给她。

“这是什么？”菊菊问。

“蚊怕水，电蚊香。”他柔声说：“还有‘杀他死’。对了，疟疾丸每星期吞一颗。”

“谢了。”她接过。

加利的手搭在她肩上：“你早说嘛，我跟你去，陪你。”

“你不怕染‘爱滋’了？”她瞪他一眼。

“多久回来？”

“一两星期，看莎莉怎么说。”

“别过两个星期啊，我等你。”他吩咐：“打IDD给我。”

“不要，住莎莉家，不要，住莎莉家，不想花她的钱。”

“叫接线，‘到我公司的’到我家。”加利急急说：“我这边付钱。”

“行了，行了。”

“我想念你啊，我……”他说了一半，止口。

菊菊抬头，见到其他人一一上前，她这才明白加利止口的原因。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他在她耳边低声说：“心领，好不好？”

“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说啊！”菊菊望住父母，故意大声说。

加利脸上一红。

“你不要作弄我。”他说。

众人都笑，其实人人都知道他想说什么。

莎莉结婚时，菊菊当时就想嫁加利，但是人人都说莎莉嫁得早，这就等于在说自己。

她跟莎莉同年。

她决心直飞内卢比去探望莎莉，私心下有她自己的真正原因。

想看人人都说嫁得太早的朱莎莉究竟过的是怎样的日子？

莎莉应该是她的影子，她必须前去，探个究竟。

现在，她坐在机舱内。

许多个钟头过去了，都不知吃了多少餐了，还是未到。

昨天半夜抵达印度孟买，在酒店合上眼，本来就只有几

小时的睡眠，第二天一早，又得忙起转机。

那一流酒店房内，竟有一只蚊子，才闭上眼，已在耳边“嗡嗡嗡”，有如轰炸机。

弄得她心烦意乱，结果要用被褥蒙头而睡。

没睡好又再转机，她觉得头重脚轻，真开始有点后悔上路了。

这时又想起加利。

若是加利一起来，坐在她身边，他必会替她解闷，加利是永远不会令她沉闷的。

她真想过叫加利一起前往，但是他说过，这个月要上庭，两件大案件。

总不能叫他为了陪她到非洲，连律师楼也关门呢？

风姿绰约的空中小姐走过来了，菊菊取下耳边的耳筒：“还有多久才到？”

“还有两个多小时吧。”

“我的天！”她戴上耳机。

音乐从耳边传来，她见到空中小姐仍然站在她身边，不断地向她移动唇片。

她立即把耳筒取下，这才听到空姐在问：“要喝些什么？要喝些什么吗？”

“不用。”她笑一笑：“最好让飞机加快几倍马力。”

“耐心点，闭眼休息一下嘛，就到了。”

空姐向她一笑，说着就走了。

她决心闭一下眼睛，养一下神再说。

这一闭眼，竟然睡着了。

飞机机身轻轻一震，菊菊这才惊醒。

睁开眼，发现空姐站在她的面前，仍然面露微笑。

“你真的睡着了，睡得真甜。飞机早已停了，你一点也不知道。”

菊菊这才惊觉，四面一望，机舱内的人，早已全下了机。她直跳起来，急着提起手提行李，立即离开机舱。

步出海关，内卢比的机场比菊菊想像中的要现代化得多，建筑新、面积阔、毫无蛮荒气息。

推着行李单走出闸口，她已经听到朱莎莉的欢天喜地尖叫声：“来了！来了！菊菊！菊菊！我们在这里！”

菊菊向前一看，人群中有人在扬手狂呼！

菊菊一连望了好几眼，这才不能置信地高呼：“莎莉！是你啊？”

面前的朱莎莉完全是另外一个陌生人，若不是菊菊辨出她的声音的话，就绝对猜不到这是她从前同宿舍的同学。

朱莎莉人比以前胖了足足一倍，身体又大又肥，还挺了个大肚子。

“莎莉！”菊菊直奔上去。

朱莎莉伸出热情的手，紧紧将菊菊拥抱。

这一拥抱，菊菊只觉莎莉的腹部向她一撞。

低头一看，只见莎莉大腹便便，身怀六甲。

“我的天……”菊菊忍不住指住莎莉的大肚皮，惊叫起来：“你挺着一个这么大的肚子，快要生了吧？”

“快了。”另一个声音在莎莉身边说。

莎莉侧过头，这才发现莎莉身边原来一直站着一个男人。

这年轻人长得结实，一张极为正直的脸，不断地展露微笑。

“由我介绍吧，”朱莎莉笑哈哈地说：“这就是令我离乡别井而赴蛮荒来过新生活的丈夫了。”

“田先生。”菊菊连忙伸手，向朱莎莉的丈夫嚷：“每次莎莉写给我的信，都提起你的名字。”

“希望说的不是坏话。”他边跟菊菊握手，边笑着说。

“叫什么田先生，叫他阿明好了，称呼得这么陌生。”莎莉说：“菊菊，怎么搞的，刚才一见我，满脸惊慌？”

“怎不惊慌？”菊菊嚷：“体积增大一倍啊。”

“饶了我吧，别笑我。”朱莎莉抬了抬肚皮：“是这个，里面多了一个人啊，怎会不胖？”

“这么大的肚子，怎不来信告诉我？”菊菊埋怨。

“本来想生下了，拍了照片寄给你，给你一个惊奇嘛！”怎知道，还没生你就说要来了。”

田明于是说：“我去把车子开过来。”

说着，他走出机场去。

“原来你为了他，放弃文明社会的一地。”

菊菊看了看田明的背影，笑着跟莎莉说。

“看他怎么样？”

“中规中矩。”菊菊直话直说：“一看是老实人。”

“好丈夫。”莎莉一笑。

“当然要好，你为他放弃这么多，怎能不好？”菊菊笑起来。

“在你眼中，也许觉得我放弃了许多许多，是不是？”莎莉把头一摇，衷心地说：“其实，我嫁到这里，我得到的，很多很多，比放弃的更多。”

“是嘛？”菊菊怀疑。

“真的。”

“当然了，得了这么好的一个老实丈夫，”菊菊点头，用手摸摸莎莉的肚皮：“还加上一个这么挺凸肚皮。”

“死东西！还是老样子！”朱莎莉直叫起来：“我都快要做母亲了，你还不长大起来？加利怎么了？”

“他和我父母送到机场，千叮万嘱。”菊菊说：“他分分秒秒想接手。”

“什么接手？”

“从我妈和爸手中接人啊！”菊菊一摇头：“老是想我嫁他。”

“嫁嘛。”

“你知道什么？你竟然出嫁，惊天动地！”

“因为我嫁到了内卢比？人人惊讶？”

“这是原因之一吧。另一个原因，你没听人说你嫁得太早么？”

“不早啊，你没发觉这个世界的女孩子，越来越迟婚么？”

莎莉笑：“她们迟，不等于我早啊。”

“莎莉，你老实说，你嫁得怎么样？”很认真地，菊菊问。

“哦，原来是担任‘非洲探访员’身份这才来看我的。”莎莉怪叫。

“我是说正经的，莎莉，我该结婚么？”

朱莎莉看见菊菊谨慎的表情，于是她笑了笑：“为什么你不自己看嘛？”

这时候，田明把停在停车场的车场的汽车驾到机场门前来，是辆崭新的日本车子。

田明不让大肚子妻子拿菊菊的行李，他匆匆跳下车，用

非常迅速的动作，把菊菊的行李搬上车子。

菊菊笑，她第一次感觉到有丈夫的第一样好处，嫁了人，这一生一世不必搬自己的行李了。

不但自己的不用搬，连自己女朋友的脚夫，也有了着落。

坐进田明的车子，莎莉故意让菊菊，坐在前面，自己坐在车厢后，这样可以让她好好观看城市景色，同时又可以由田明向她解释种种地区与建筑物。

广阔的马路在车子外迅速地倒退，菊菊忍不住嚷：“这儿一点不像非洲啊。”

“这儿不是非洲，是什么洲？”坐在后面的莎莉忍不住问。

“跟我想像中的完全不同。”

“你想像中的非洲，是满地的野兽，是吧？”莎莉笑。

“她大概看过电影中的非洲，难怪她。”

田明边驰车边跟妻子说：“改天带她到 GAMEPARK 去看野兽，她这才会认为是非洲。”

“一定，一定！”莎莉在车后叫：“不让菊菊照几张野兽照片回去，怎像话？我一定带她到野生动物公园去。”

菊菊不断张望车窗外景色，仍然不相信自己在非洲。

这城市太整齐了，太现代化了，非洲怎可能是这么样子的呢？

回去形容给加利听，他一定会讶然大矣。

车子经过市区中心时，田明伸手向窗外嚷：“看见没有，这一幢园形建筑，就是会议中心了，但这处的园柱型建筑，却是‘希尔顿酒店’那边是银行区，这边……见到没有，就是‘大会堂’了。”

坐在后厢的菊菊一边张望，一面忍不住笑起来：“我的天！

跟香港一样现代化，我以为到了非洲，四面森林，林中野兽，树上有持长矛的土人。”

“那是肯雅啊！小姐，这是内卢比，菊菊，”莎莉大笑：“你要看这些，到野外去能见到，一定能见到，我带你去。”

“非去不可，”菊菊说：“至少拍些土人和野兽照片回去，不然，让马加利笑我。”

车子从市区转到斜坡，这一个地区车辆稀少，绿荫稠密，四周全是鲜花。

菊菊向外一望，原来这一带全是住宅区。

一间间洋房隐设在园子里，每户人家的花园，面积广，绿茵遍地，树丛蔽天。

“这里大概是住宅区吧？”菊菊问：“高尚住宅区？”

“算是最好的。”莎莉说。

“看！看！这间洋房，菊菊突然指住路边的一间洋房：“好像英国的乡村式房子，环境多美，啊……园子里还有泳池。”

开车的田明这时回过头来，笑咪了的跟菊菊说：“你喜欢泳池啊？”

“对，我泳衣也带来了。”

“那么你天天可以在这泳池游水了。”边说边把车子驰到这幢英国式别墅的大门前去。

“啊？……这是……”菊菊不禁一呆。

“我们就住在这儿。”莎莉在一边说：“还好，你一眼就喜欢这一幢屋子，我相信在这儿作客，你一定会很舒适的。”

“我的天……你们住这一间屋子啊……”菊菊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从园子外一望，这花园假如在香港，至少可以造上三、五幢大厅。

“这么大的园子，”菊菊直嚷起来：“我的天！是香港的‘植物公园’了。”

“过份！”莎莉瞪她一眼：“哪有‘植物公园’那么大？夸张！”

田明驱车进运，铁门边有一个黑仆扯开铁门，那男仆不断点头、招呼。

“我们的门房。”莎莉说。

车子驰进园子，在园子一角，另一个黑仆正在草地剪草，见到主人回来，站起身，向车子挥手。

“我们的园丁。”田明说。

车子才停下，只见屋子的平台前，一个身穿血红色的黑妇直奔前来。

“田先生，田太太，回来了！”那黑脸女仆边叫边嚷，充满欢呼声。

“我们的女佣。”莎莉又介绍。

菊菊简直整个人直跳起来：“老天啊！这屋子里，有多少个人啊？”

“四个而已。”莎莉说：“一个门房，一个园丁，一个女佣，还有一个司机。”

“咻！皇帝享受。”菊菊不禁讶然，立刻转头问田明：“阿明，你在这儿赚不少钱吧？”

“菊菊，别太天真。”莎莉说：“这四个人月薪相加，才是香港一个菲佣的价钱。”

“真……的？”

迎面而来的女佣打开车门，迎他们下车。

莎莉吩咐女佣把车后菊菊的行李拿下，这时，从旁边又奔来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大概就是司机了。

他跟女佣把行李迅速搬下车子，拿进屋子去。

“来吧。”莎莉伸手挽住菊菊的手，边带她步上平台：“来欣赏你眼里的美国式乡村别墅吧。”

莎莉引菊菊入屋。

四面一看，菊菊以为自己到了英国。

为此舒适的环境，难怪莎莉远离家乡，不愿再回香港了。

屋子内可以看到四面的花园，一边还有楼梯直通二楼。

“好精致的房子，还有二楼。”菊菊非常欣赏，不禁羡慕。

“睡房都在二楼，你的客房也在二楼。”莎莉告诉她：“来，我带你去看看房间。”

莎莉挽着菊菊的手往二楼走。

菊菊忍不住问：“你老公花了几千万为你买这间屋子吧？”

“几千万？你开玩笑。”莎莉说：“房子买回来时，是旧的，六十多万先令而已，不过我们重新翻修过，倒花了不少钱。”

“六十多万先令，是多少港币啊？”菊菊暗中计算。

“三十多万港币。”

“啊！”菊菊停住脚步。

莎莉不断地笑：“我知道，我知道，这价钱，目前在香港只购买一间厨房，对不对？”

“哇！”菊菊用手掩住嘴：“这样说……嫁个有钱的，可以在这儿买整条街。”

“你最好跟加利快快结婚，来这儿买幢屋子。”莎莉说：“最好买在我们隔壁，将来我们的孩子，就可以作伴了。”

“莎莉，难怪你不愿回去了，四个下人，千万富翁级的别墅。”菊菊直叫起来：“我的老天，你们发达了。”

“老实说，这儿生活很舒适，不过……我还是想香港的。”莎莉坦率地说：“你们都在那嘛……那时候，我们一到礼拜，就到‘置地’去逛店，还有‘连卡佛’，还有……”

“为什么不回去一趟？”

“阿明的酒楼嘛。”皱皱眉，莎莉又捧住自己挺起的肚皮：“现在还有……这个。”

“你有好阵子回不到香港去了，”菊菊说：“生下孩子，还要料理身体，又有小婴孩哩，还顾得来看我？”

“这间就是你的房间了，喜欢么？”推开房门，莎莉伸手。

里面是一间浅灰的卧室，洁白的家具，白与灰，配合得特别悦目舒适。

“房间的墙纸一直没有贴，”莎莉说：“知道你要来，我立即选灰与白的颜色。”

“你真没忘记！”

“在学校，你就一直喜欢这样的颜色搭配嘛！”莎莉说着走到窗边：“来，你看，这儿的景色，总满意吧！”

“菊菊连忙奔到窗前，凭窗俯望，整个园上都尽展眼底。再前面，就是园子大门外的私象路。

“没蚊子吧？”转过头，菊菊忽然向。

“有草、有树、当然有蚊子。”莎莉回答。

“啊！这不要患疟疾！还有爱滋病啊？”菊菊直叫起来。

“什么人在吓你？”莎莉瞪她一眼：“我来了这么久，总没病倒过一次？放心，吩咐女佣在屋子内喷灭蚊水，园子里也喷，再有电蚊香。”